

文学新观察

长篇小说成为文学主体裁

张志忠

当下文坛，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体，也是文学创作成就的最重要标志。现在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还不包括文学网站上几乎无法计算的天量作品。过去作家往往先写中短篇，积累到一定阶段再写长篇，如今年轻作家一出手就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热度远胜于短篇，长篇小说成为文学的主体裁。

然而，随着创作和发表的门槛降低，当下的长篇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不成比例，不乏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关注长篇小说的本性，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创造出宏伟壮阔的生活和心灵的大风景，是不容忽视的当务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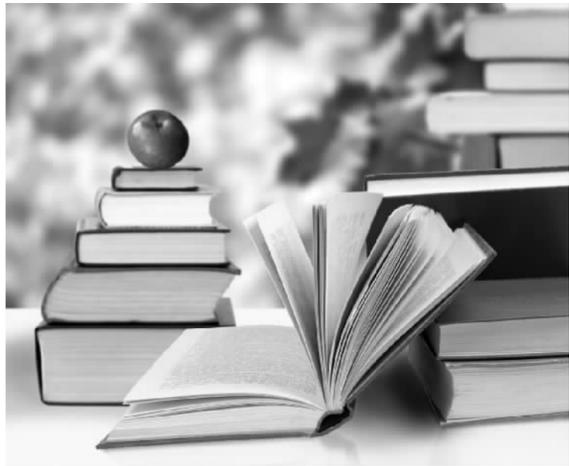
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

鲁迅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序言中说过：“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莫言说，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在诗歌、戏剧、史诗等诸多文体中，著名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把长篇小说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他强调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尚未定型的一种体裁。“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与发展中的现实处于直接联系之中而建立起来的体裁。”

如其所言，现代长篇小说，是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相伴相随的。不但是说，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大进程，形成了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的特性，它还得益于现代工业印刷术与现代传播的力量。文学流行体裁的长度一直是和媒介相关的，随着印刷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长篇小说才成为文学的主体裁。

巴赫金进一步分析说，长篇小说的



“未完成性”，决定了它艺术创新、自我变革的极大空间，它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变化本身：“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发展。小说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这出戏里的主角，正是因为它能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

在作品中倾注文学的智慧

什么是理想的长篇小说？近年来长篇小说在作品内涵与文体创新方面都有力作。检视一番揭晓不久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发现作家作品各有千秋。

首先应该讲到的就是金字澄的《繁花》。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接续了自从晚清以来执意于描摹大上海市井风情的通俗小说传统。线索千头万绪，人物众多，络绎而来，飘然而去，颇似旧日的海派小说，上海方言的运用，既贴合作品描写的都市空间，又让人回想起当年的《海上花列传》等吴语方言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穿越半个世纪，但他们都是远离时代中心的边缘人，不曾叱咤风

云，也不曾大悲大喜，而是用自己的心灵感应着这个时代，折射着世事变迁。凄艳中透出悲凉，命运的无常，在这繁花似锦的表现下透出反讽与叹息，又颇类充满悲金悼玉之感伤的《红楼梦》。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思想焦虑的世纪之问，追问20世纪中国对社会变革和乌托邦追求的对与错，功与过，收获与代价。思想的穿透力和人物性格的怪异独特互为表里，凸显一家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的选择和自我牺牲精神从亢奋到衰变的精神轨迹，也借此展现了一个古老而又沉重的民族自我更新的顽强寻觅与悲剧命运。

纵贯中国当代文坛六十余年风云的老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原本是写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时期的历史语境对这部作品留下难以修复的伤害，王蒙的智慧在于，他没有为了符合今天的时代氛围而去将旧作改写面目全非，就像为历史人物穿上今日时装那样，而是在作品的关节所在，增写了“小说家语”，对以往的叙事进行当下的回顾和评说，有自我解嘲，也有自我批判，要言不繁，点到为止；这样做，丰

富了作品的叙事手段，不仅是对文本内在的裂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拼接，还将不同时代的文本特征泾渭分明地透露出来，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形成了作品的复调性。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的智慧超越了政治的迷误，多彩的生活颠覆了时代的喧嚣，从而让我们对长篇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后起作家刻意求新求变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后起的作家那里，有着刻意求新求变的自觉。乔叶的《认罪书》，采用了“本书编辑”对作品正文中的某些历史背景和特定词语做注解的方式，丰富了作品的叙事界面。艾伟的《南方》，用“我”“你”“他”三个叙事人的交叉叙事，描述出江南小城几个普通人几十年的沧桑变化。因为一部《耶路撒冷》而广受好评的徐则臣，对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胸怀予以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宽阔、复杂和本色的三个维度。

徐则臣说：“宽阔并非一定得像传统的史诗那样，动辄时间以世纪论，更要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我以为，更宽阔者，乃是作家注入世道人心之宽阔；宽阔的质疑，宽阔的理解，宽阔的爱恨与悲喜。”《耶路撒冷》就充分地体现出作家的这一追求。作品的主人公初平阳，一方面是从京城返乡，寻朋访友，抚今追昔，进而逐渐地显影出故乡的明暗记忆，一方面又一直在报纸上撰写关于“70后”一代人的代际特征分析的专栏文章，两者互相发明，使得个案分析和宏观考察相得益彰。作品还有一条线索，关于现代犹太人的命运和初平阳要到耶路撒冷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缘，开发出作品的国际视野和历史源流，使得初平阳寻找新的精神故乡的欲求拥有了更为深刻的动力。“70后”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可以说是风平浪静，鲜有“50后”一代人遭遇的风云际会、山河突变，但是，他们的成长并不比上一代人容易多少，照样有心中的波涛翻滚，有人生的魂魄震撼。这也让我们对这一代作家的风格嬗变和前景展望，有了足够的信心。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赏析

钟振振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菩萨蛮，词调名。只表明本词所配合的音乐曲调，与文义无关。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发现了大批古代写本卷，其中杂抄着相当数量的曲子词。其写作时代，约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亦即唐、五代时期。绝大多数是无主名的民间作品。原件大部分于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劫取，今藏伦敦、巴黎。

发愿，明白说出自己的愿望。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发愿文”。白居易《赠梦得》诗：“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也是明显的例证。

休，封建时代，丈夫有特权单方面解除与其妻妾的婚姻关系，此谓之“休”。参（shēn）辰，同“参商”，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它们此出彼没，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星空，何况又是白天。“休即未能休”句中的两个“休”字，前者义为“休妻”，后者义为“罢休”。

本篇两句一换韵，共押两部韵。上下片一二句“愿”“烂”“现”“面”是一部上去声仄韵，上下片三四句“浮”“枯”“休”“头”是一部平韵（其中“枯”字是用方音入韵）。有回环唱叹的声情效果。

这首词历来注家与论者都认为是一篇爱情的誓言。这一判

断的基础，是释“发愿”为“发誓”，并统一将词中的三个“休”字释为“罢休”。这似乎也说得通。但唐、五代文献中，“发愿”最常见的义项还是陈述个人的心愿；而三个“休”字都用作“罢休”，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考量，也显得笨拙。

笔者认为，本篇当是一位女子在好合之初向夫君提出的请求：“（你）可不敢把我骗！”要休我且等青山烂，等到秤砣浮水面，黄河流水断了线，参星辰星白天见，北斗挂到天南面。休了我这事儿也没了断，（想了断），且等太阳出夜半！”倘若夫君有和她白头偕老的诚意，满可以接话茬来发那“爱情的誓言”，不过须改几个字，语气才显得熨帖：枕前“许”尽千般愿。要休“除是”（除非是）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除是”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除是”三更见日头。——无论如何，细细咀嚼“且待”二字，其口吻更像是挟制对方，而不像是发誓者从正面作出的爽快承诺。

在词中，女主人公连珠炮也似一口气举出6种永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作为自己正当婚姻权益的保障。如此泼辣生脆，使我们在宋话本之外，又发现了一位“快嘴李翠莲”。这在文人词里是很难见到的，自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诗词赏鉴



□散文

故乡 故人 故事

王迎春



夜深，思绪常常带我回到过去，沿着时光的河道回流，打捞已沉入河底的往事，寻找我生命的故乡。记忆中的细节是缓缓流淌的河流，那里的村庄傍河而居，河流就是我们慈祥的先祖，它的源头就是生命的起点。

城市如村庄的天空，从村庄出来的人就像天空中的星星，遥远闪亮……小时候我就认为城里的二姑是有本事的人，她给了村里人许多向往，小学读完便离开了湖畔的村庄，成为第一颗天空中的星星。一晃荡，举家进城整整30年过去了。时光荏苒，如今的我也是天空中的星星，我没有因此而庆幸。相反，渐行渐远的村庄却成了我时常仰望的天空。

30年间，村庄上的人们进进出出生生死死。城里的二姑离开我们已快15周年，如流星陨落，没有人还记得当年她耀眼的光芒。就连二姑家的老式宅子连同屋旁的酒厂也被拆了建、建了拆，如同收割庄稼已经连续两茬。

今天我回到了村庄，见到了故人，回到了旧时光。那天，中饭时分老人非留下我陪他小饮几杯，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弯下身，朝着略显昏暗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带出来的是一瓶不知哪年的老酒了。看那已然斑驳的招牌，我一眼认出就是我童年在乡下曾经见过的“大肚子”洋河，飞天敦煌图案虽已不再鲜艳仍一下子勾起了我陈年往事的怀想，岁月在这里变成了经年陈酿，我怎么舍得打开？但又忍不住品味一口的冲动。拧开经岁月岁月的瓶塞，顿时满屋酒香，不醉自醉。

从前，我曾一度想把那个奔走乡里的厨子，就像村里的小李子，两把菜刀闹革命，耳朵两边各夹着一支甚至两支香烟，红光满面。四邻八舍做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我还艳羡他挥动菜刀的格局和气势，真是有声有色。热气腾腾之下，看到肥头大耳的小李子一次又一次地抓起大勺，接二连三地尝着即将起锅的肉臊或虾米羹汤时，我真是羡慕嫉妒恨。我不知道大厨还可以拿工钱，只以为忙乎半天混个嘴，混个酒足饭饱是一件合算得要命的差事。类似厨子，村子里总有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人流或不入流的混饭碗的手艺人，木匠、瓦

匠、石匠、厨师等等。

杰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会讲《水浒传》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家串门，家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古戏。记得第一次讲的是《武松打虎》，他讲到扣人心弦处，就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好了。糖家里是有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想要把古戏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放两下子，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二爷又停顿下来了，这次又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帮二爷点上。就这样，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都下二爷的肚子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再把故事也听饱了。甚至有时奶奶留在锅头晚上把父亲熬的半碗饭，都被二爷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换下肚子了。

那时候乡村的秩序和诗意，常常用炊烟来意象。直到今天我理解对乡村农耕气象的全部要义就是填饱肚皮，炊烟是人间烟火旺盛的表征和延伸。吃了嘛，吃过了，吃的啥，要不，乡间的全部寒暄都带吃字呢！

如今的我满怀惆怅，稀里哗啦地敲打着办公桌上的键盘，我不知道我是否如当年的二姑一样成为天空中的那颗闪亮的星星，但村庄成了我时常仰望的天空。

《谈贵气》倡导美育

旅美博士张乐华的随笔集《谈贵气》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中西合璧，怀着对美育的执着信仰，参照东西方历史、文化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谈国民素质中的贵气，唤醒人们心中对“高贵”的渴望。在作者看来，贵气不仅是精致得体的外表、高雅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更是一种渡人渡己的精神和傲立人间的风骨。

□散文

纪弦回到故乡

周 明

海峡两岸开放以来，我曾6次访问台湾，走遍宝岛的东西南北，拜访和结识了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唯独无缘相见纪弦先生。

纪弦是台湾当代诗歌的奠基人，现代派诗歌发轫者之一，我国优秀的跨世纪诗人，被誉为“不老的槟榔树”。

说是无缘却有缘。纪弦1913年出生于河北清苑，2013年在美国加州家中去世，享年101岁。从报道中我才得知，纪弦的祖籍，原来就是我的家乡陕西省周至县。但他成长、奔波于扬州、南京、武汉、香港等地，1948年去宝岛台湾，1976年移居美国加州，却从未曾回过陕西。

纪弦原名路逾，他的二儿子路学恂2014年回国探亲，才来到他的老家周至县终南镇。路学恂见过家族亲人，然后经由朋友介绍，到北京来与我见面。他也是代表他哥哥弟弟和妹妹来的，专程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筑，新颖别致，典雅恢弘；文学馆的收藏，琳琅满目，蕴含贵重。路学恂被吸引了，深为感动，热切希望能够把父亲的文物、文献捐赠过来，也列进这国家的文学殿堂。父亲的著作、手稿如能在这里收藏、展览、和读者见面，将是一件幸事。当时，正在西安市挂职副市长的的吴义勤馆长知悉此事，表示大力支持。他认为：纪弦是一位有着爱祖国、爱家乡情怀的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纪弦的文献、文物，更充实了宝岛台湾的文学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

路学恂返回美国后，多次与我和梁海春副馆长热线联系，沟通情况和交换意见。我们商定于2015年在北京举行捐赠仪式。北京四月天，春暖花开，风光明媚。在现代文学馆，“台湾诗人纪弦文物、文献资料捐赠仪式”隆重举行。路学恂和他的夫人李剑文、他的妹妹珊珊及妹夫李发泉等祖孙三代8个人出席，

此次捐赠的资料，有近千册重要书刊，有纪弦部分手稿和照片，有诗人用过的床、书桌、书柜、椅子、台灯等物品，有170多封信札，包括纪弦与施蛰存、徐迟、邵燕祥、钟鼎文、余光中、痖弦、洛夫、张默等友人来往的书信。

在捐赠仪式上，播放了纪弦在美国华人聚会时朗诵《还我钓鱼岛》的影像，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他在诗中呐喊：“还我钓鱼岛！还我钓鱼岛！凡我中华之领土，每一寸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侮！”

纪弦晚年，眼见日本安倍内阁肆无忌惮复辟军国主义，极为愤慨。在他患病住院期间，时常对儿子谈起从东海油田到曾母暗沙的话题。路学恂回忆：“我想，父亲是在提醒我，人虽然在海外，但不可忘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永远是华夏的子孙。”

除了这首诗，纪弦还给予子孙们写过另一首深情叮嘱的诗：“哦，孩子们，我的有志气的孩子们：等将来长大了，你们当了海军将士，一定要好好保卫我们神圣的领海，保卫东海、黄海、南海和台湾海峡以及东沙、西沙、南沙大大小小的海岛，不许任何国家任何人侵犯它们。”

按约定，在捐赠仪式后，我陪同路家的几位朋友前往西安，出席在周至县仙游寺举行的“纪弦亭”揭幕仪式。

当初，我们和路学恂商谈时，他提出一个愿望，即在周至县仙游寺能为其父建一座碑亭，让其父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缘由是他们路家的祖坟当年就在仙游寺旁，这里环境好，风光美，又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真是风水宝地。这件事，我同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商议后，大家都认为是件好事，热情支持。

说起仙游寺，位于周至城南的黑水峪口，四山环抱，一水中流，峰峦叠翠，甘泉飞瀑，是一处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优美景观。这座隋开皇十八年创建的古老寺院，具有灿烂文化历史。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自幼擅长吹箫，后与才华出众的萧史结为夫妻，就住在寺边的玉女洞。超凡脱俗的箫声引来祥瑞龙凤，双双结伴成仙而去，是为“乘龙快婿”典故的由来。

这里有历代文人墨客的轶闻遗迹，特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周至任县尉时，在仙游寺写下了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为主题的长诗《长恨歌》，成为千古绝唱。白居易在周至还写有《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曾于太白峰前住，数到仙游寺里来。黑水澄时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惆怅旧游那复到，菊花时节羨君回。”

如今，这座《长恨歌》的诞生地，又迎来一位周至籍的当代著名诗人纪弦，岂不更加增光添彩！

纪弦虽未回过陕西，却在他的诗篇中屡屡流露出深切的怀乡之情。他怀念终南山，怀念大秦岭，怀念家乡的山山水水。他在《梦终南山》一诗中，热情赞美“作为秦岭的一部分，而且又是最最有名的一部分，终南山啊，你多美啊！就在你的脚下，我的祖籍周山至水，如画如诗。而我却从未一睹你的山姿与水色，岂非生平一大遗憾乎？但我不是没有用我的双臂把你抱得紧紧，如抱一个情人，在那梦中，在那醒了的梦中。”

就在这山上林木葱茏、山下流水潺潺的终南灵秀之地，一座庄重的“纪弦亭”巍然屹立。在碑亭揭幕仪式上，路学恂和家人面对如画如诗的美景，触景生情，激动地说：“父亲虽然没有来过家乡，但他经常提到梦见自己回到家乡而泪流满面。我想，我今天是代表父亲站在家乡土地上的，相信他在天上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很高兴。”

纪弦回家了，回到他日思暮想魂牵梦绕的故乡了。

